



## 沿着沙河走去

◎老桃树(河南平顶山)

出村向东,就是沙河。沿河一直向下游走,沙河就像顺流开满了鲜花,静谧地躺在阳光下,裸露出宁静的秀丽和盎然的生机。

我家就在岸上住,祖祖辈辈对沙河的熟悉,传承在血脉中。

沿沙河走去,就像行走在历史的隧道里。

沙河就是古时候的泄水。沿着泄水,有千年的金戈铁马,有千年的晓风残月。泄水,就是一条历史的河。

在昆阳城西北,沙河转弯,向东北侧身,把自己的婀娜多姿展示得风情万种。

就在转弯处,北岸是问津村,南岸是典庄村。

问津的故事就不用赘述了,孔子与叶公的短暂相处也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议论的话题。从相互仰慕,有共同的认知点,“近者悦远者来”,到提升到道德高度讨论“其父攘羊,而子证之”,终极拷问使俩人因政见不和三观不同而闹掰。

俩人“始于颜值,毁于三观”,最终分道扬镳,孔子带着弟子们顺着古道一路风尘离开了叶邑。

就像现代人观点不同相互编排一样,“子路问津”和“叶公好龙”的故事就成了古老的段子。

最古老的段子手是谁呢?

在泄水这条历史长河的层层淤积里,可以打捞出多少古老的段子。

沙河南岸的村子,就是典庄。小村典庄,有着大故事。

据《三国志典韦传》等史料记载,典韦随曹操攻打宛城战死,曹操任典韦之子典满为司马,曹丕即位后,拜为

都尉,赐关内侯,是高级干部。

公元220年,典满在沙河岸边的韩奉村养伤,那时候的沙河,应该相当于“沙家浜”。典满经常在河堤上引吭高歌“朝霞映在泄水河上”,典满就是那“泰山顶上一青松”。这感动了村女韩氏,韩氏经常唱“韩奉就是你的家”,于是,典满娶韩氏女为妻。

公元241年,典满“归心似箭”,被恩准“雁南飞”,赐田500亩,落户韩奉村。两年后,典满病逝,安葬地称为“典台”,典姓后裔为其守墓,有了典庄。

历经风雨,一千八百年之后,“典台”仍在,守着“典台”的典庄,已是美丽乡村。想那典满,也会经常在沙河堤上再唱“朝霞映在泄水河上”吧。

历史就在抑扬顿挫的旋律中,或雄浑,或轻灵,或哀怨,或幽静地缓缓流过。就如脚下千年不变的沙河水。

问津和典庄的上游,河面宽阔,相传这就是昆阳大战古战场的最后一个战场。

一千九百多年前,王莽精兵43万围困昆阳城,由王邑王寻统帅,破城势在必得。守城兵将七八千人,刘秀没有“独坐城楼观山景”的心情,冲出城去搬救兵,也只搬回来九千兵马。

刘秀用三千兵马,组成敢死队,自己身先士卒,一声“跟我上”,三千兵骑滚滚而来,烟尘蔽日。王莽军以一万兵士相迎,奈何刘秀三千人马以一敌百,杀声惊天动地,把王莽军杀得七零八落。城内守军见状,开城门呼啸而出,内外夹攻,对方溃不成军,望风而逃。

王莽军溃逃时,天空突然暗了

来,霹雳震怒,狂风呼啸,大雨倾盆。刘秀军洪流滚滚,王莽军流沙一样涌向泄水,追兵万箭齐发,王莽军战死的淹死的把泄水都堵塞了。

王邑骑马踏着自己战士的尸体渡过泄水,逃跑回去向王莽汇报。

最后,刘秀仗剑站在泄水河边敌人尸体旁高唱,“我站在猎猎风中,问天下谁是英雄”。

昆阳大战,一个时代走向灭亡,一个新时代在泄水河畔冉冉升起。

当年的泄水岸还在,金戈铁马声也已远去,但在沙河的最深处,是否还有生锈的刀枪剑戟,是否还有千年不眠的灵魂的哭泣?

一千九百多年后,化剑为锄后的岸边,千年不变地种着麦子、玉米,人们生生不息,沙河水也看遍了春夏秋冬的千年轮回。

走出沙河古道,就走出了历史。

岸边是另一番景象。

一条快速通道正在修建中,在古战场的下游,将有一座大桥飞架南北。沙河旁,一座码头正突兀而出,未来的沙河要通航了。

想那孔子,再来的时候,不用“问津”了。

想那典满,再起来的时候,是否举着“禁止采砂”的牌子?

想那刘秀,再冲锋起来的时候,泄水已不是屏障。

悠悠沙河,悠悠泄水。

我家就在岸上住,我就在岸边长大。

河道内流淌的是历史,河道外奔驰的是高速,河堤上劳作的是一代代沙河人。

## 夏雨荷

◎周小寒(河南平顶山)

前几日,听好友说白龟湖湿地公园荷花开得正好,便相约周末一起去赏花。不料翌日清晨,竟淅淅沥沥下起了雨,雨虽不大,但连绵不绝,毫无放晴迹象。哎,真是天公不作美!正懊恼之际,不知怎的,脑海突然闪过“夏雨荷”三个字。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夏雨荷可是大美女,顿时浮想联翩,兴趣盎然。不如也趁机去看看这夏日雨荷,想必会别有一番风姿。

白龟湖湿地公园位于新城区,远离繁华喧嚣,本就清静,且又逢雨天,游人稀少,公园里异常安静。又静,又干净。只有雨点打在树叶、荷叶上的滴答声。

我和好友娟子撑着伞,径直向荷花观赏区走去。

灰白色的天空,像一席素雅的幕布,飘着绵密的雨丝,与湖面融为一体。湖面水雾氤氲,烟雨蒙蒙。细雨中的荷塘,既清晰又朦胧,宛若虚幻缥缈的仙境。色泽明艳的荷叶荷花,给这幕布添上了浓墨重彩,一淡一艳,却又相得益彰。一柄柄硕大的荷叶,高高擎过水面,碧绿碧绿,纤尘不染,像一盏盏碧玉碗,又像一把把油纸伞。层层叠叠,密密匝匝,一眼望不到边,颇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景象。雨丝落在荷叶上,汇成一颗颗滚圆的珠子,晶莹剔透。雨点大了,打在荷叶上,噼里啪啦,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滚向荷叶中心,汇成一汪清泉。水越聚越多,荷叶似乎不堪重负了。一阵风吹来,荷叶似美人回眸、舞者扭腰,向一侧微微一倾,水又化成无数细碎的珠子,旋即跌入湖中,激起一小圈涟漪。一朵朵粉红、鹅黄、洁白的荷花,或点缀其间,恰似美人出浴,纯净、温婉、清丽脱俗;或藏于叶下,宛若撑着绿色油纸伞的姑娘,不胜娇羞,伫立在烟雨迷蒙的江南水乡。有的还是花苞,如桃形,才露尖尖角;有的含苞欲放,像彩球;有的已经盛开,花瓣舒展,花蕊毕露;有的已凋谢,花瓣散落在水面,仅留下绿色的莲蓬。花朵上都带着小水珠,相比骄阳下荷花的绚烂、艳丽,雨荷更清丽、灵动、曼妙,像是脉脉含情的少女,娇羞、可爱,楚楚动人,惹人爱怜。

荷塘中间,一座黑色的木质廊桥蜿蜒在湖面上,回环往复,被荷叶遮挡着,时隐时现。几只水鸟时而停在荷叶上,时而落在桥栏上。走上木桥,向着荷塘深处走去,荷叶没过人头,荷花触手可及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看看这朵,瞧瞧那枝。流连其间,涤心明性,舒适自在,不觉已“误入藕花深处”,仿佛自己也化身荷花中的一朵,悄然绽放。

桥上,摄影爱好者正举着摄像机,屏气凝神,不断变换着角度。全然忘了还在下雨,头发湿了,一缕一缕的,衣衫湿透了,紧紧地贴在身上。顺着他摄像机镜头方向看去,只见一朵荷花下,两条小鱼频频跃出水面,吞噬花瓣。这画面,恰好被摄影师捕捉到了。人类有食花饕的习俗,没想到,鱼儿也有如此雅嗜,实是有趣。

这烟雨、这莲荷、这小桥,怎能不让人觉得恍若置身江南水乡?

炎炎夏日,酷暑难耐。揣一颗淡泊之心,择一处清幽之地,赏夏荷百态,嗅清香缕缕,心境澄明,悠然自得,实在是雅事一桩。

## 开学的箱子

◎莫小君(四川大竹)

每到开学季,上学的新生都会选择一个称心如意的箱子,装上自己喜欢的物品,带着对新老师新知识渴望走向新的学校。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意,羡慕上学的新生们,我也曾有一个装着梦想上学的箱子——藤箱。

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,带着对大学的梦想,做着出行前的准备:带上喜欢的书《傲慢与偏见》《边城》以及口琴、新衣等。

冬天,我的脚特别容易受凉生冻疮,母亲特地为我做了几双棉鞋垫叫我带上。以前,母亲要到冬天才做棉鞋垫,但为了赶在我开学之前做好,从接到通知书后,她每天晚上都在15瓦的灯泡下一针一线地缝着。全屋只有一盏15瓦的灯泡吊在屋子当中,它的光线已经很暗淡了,没有多余的光线留给母亲做鞋垫。母亲叫我把灯泡放下来,挂在挨墙的桌上边,用纸壳做一个灯罩。母亲就在那灯下,流着汗水,一针一线地给我做棉鞋垫。

母亲见床上一堆我要带走的的东西,就把她心爱的嫁妆——一个大大的木箱子腾空,叫我带上。我不要,觉得那大红色太耀眼,上面还有土气的凤凰,做嫁妆是很喜庆很漂亮的,可带到学校……

母亲没有办法,只好借钱给我买了一个藤箱回来。我一见藤箱立马就喜欢上了:方方正正,藤丝编织错落有致,藤箱上还漫散出丝丝幽香,不像母亲的大红箱子,散出的是衣服的霉味和卫生球的味道。

那个藤箱一直跟着我上大学,后来工作了也一直带着它。每年,母亲都会做几双棉鞋垫给我寄来,藤箱里总留着放棉鞋垫的一角,暖着我的脚,暖着我的心。

侄女考上大学带的是皮箱,一个皮箱就可以把她要带的东西全部装下。被褥等大件物品学校已备好,侄女只需带上自己随身的生活用品即可。嫂子选了最大号的皮箱,往里面装上手撕鸭、醃糟、豆腐干、自己卤的卤肉,快该出发了,又塞进去几瓶下饭的麻辣酱。

听同事说,她最近也在为儿子准备上学的物品。一个拉杆箱,装的是平板电脑等,现金也带得很少,都在儿子的手机里。同事说,她还是不放心,把她的十大关心写在了儿子的平板电脑里。东西很少,一个拉杆箱就轻松装下,却满是母亲的爱。

开学箱子的变化,生动见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,而这变化,只是祖国变化中的一朵美丽小花。

